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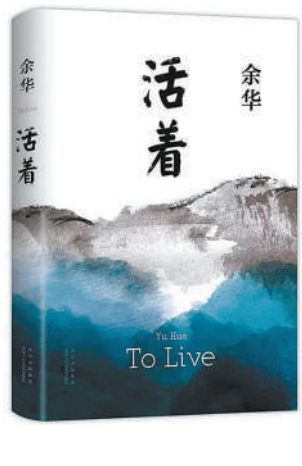
读思践悟

做有温度的法律人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李勇



《文化苦旅》



《活着》

法律给人的感觉是理性的，法言法语给人的感觉是冰冷的；而文学是感性的，或温暖人的心灵，或让人泪流满面。这样看来，法律与文学似乎是“冰与火”的两个极端。但法律毕竟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如果法律脱离了“人情味”，脱离了“人间烟火”，脱离了感性，则可能产生机械司法的情况。法律人的理性一旦走向极端，就容易情感麻木，丧失同理心和同情心，可能导致司法判断背离朴素正义。因此，法律的冰冷需要文学的感性来“稀释”和“中和”，法律人的理性需要文学的感性滋养。小说与散文是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有两部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部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部是余华的《活着》。

《文化苦旅》的特点之一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文化的关照，对人类文明传统和生命底蕴的追问。这种人文关怀亦是法律人所需要的。《文化苦旅》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颇深：“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句追问放在刑法学领域同样发人深省。刑法作为一门规范社会秩序、惩戒违法犯罪的学问，其终极目的并非单纯的“惩戒”，而是“育人”“救人”，是通过规范行为、彰显正义，守护每个个体的生命尊严与人身权利。刑法之要在于刑罚，但刑罚的本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冰冷的制裁；它直面个体命运，关乎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更

需要跳出纯粹的逻辑推演，怀揣对人的敬畏与关怀。刑法理论不是也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而应扎根于芸芸众生，接上生活地气。

《活着》描绘了小人物的福贵坎坷悲凉的一生，既让人扼腕悲愤，更令人心生悲悯。无论多么理性的法律人，在阅读《活着》时，也难免会为之动“情”。而这份共情，恰恰是法律人办案不可或缺的素养。唯有心怀对他人命运的动容，才能真正做到“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生活”。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H·威格摩尔曾说：“律师必须知道人类本性，必须处理其内容与动机。这些他都不能从身边找到……他必须学习小说，小说是生命肖像的画廊。”对于法律人而言，洞察人性是必备素养，而品读文学作品、体味世情人百态，正是洞悉人性的有效路径之一。

文学赋予法律人的，不仅仅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文学能让案件事实的叙述脉络更清晰，让法律语言的表达更接地气。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不少起诉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在描述案件事实、使用论证语言上仍有欠缺。许多法律人在案件汇报、法庭辩论时，总是说不清案件事实，讲不明白争议焦点，究其根本，就是不擅长“讲故事”。初入职场的年轻法律人，文字功底薄弱的问题尤为普遍：汇报案件不善于“讲故事”，撰写文书有时语不达意。而改进这种状况的有效方式之一，便是多读小说与散文。小说之美在于故事精彩，散文之美在于语

言精美，论文之美在于逻辑严密。对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将案件事实清晰呈现、把判决书语言打磨得规范精准，是提升司法公信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支撑。

余华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活着》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活着》的语言非常值得法律人学习。余华曾经开玩笑说，《活着》的语言之所以简洁流畅，是因为他识字不多。这虽是玩笑话，但恰恰说明了《活着》的语言朴实简洁、不晦涩、不拗口，能以最直白的方式触碰人性深处。《文化苦旅》的语言优美，辞藻甚至堪称华丽，读来如沐春风。这样的文学著作，对法律人提升讲故事和写文书的能力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在写作《实践刑法学(总论)》的过程中，始终秉持“讲人话，解难题”的原则，在语言上讲究接地气，在法理的阐述上讲究人情味，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活着》对人性的直白呈现、《文化苦旅》对人文的深刻坚守的影响。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说：“法律与文学似乎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律向外追求，文学向内探索，各有关照重心，如果单一接触法律这个学问，生命状态终将不自觉地僵硬，所以法律人也需要向内探索。”对此，我深有感触。法律人需要向内探索，这样有利于避免机械司法，防止专业判断与朴素正义渐行渐远。当然，文学的感性是对法律理性的补充而非替代，法律人唯有坚守理性底线、汲取文学感性滋养，才能既守住法律的公正，又传递司法的温度。



舍农索城堡

漫步舍农索城堡

汪国立

不久前，我来到法国卢瓦尔河谷的腹地游览。这片被法兰西人视作珍宝的土地，河流蜿蜒，林木葱郁，一座座古堡藏在绿荫深处，像散落在人间的旧梦。而在诸多古堡中，最让我驻足流连的当数舍农索城堡，它静静卧在“梦幻之河”谢尔河上，没有高山古堡的凌厉，反倒像一位温婉的女子，带着数百年的柔情与故事，在波浪里轻轻摇晃。

初次见到舍农索城堡的那一刻，我心里竟生出几分熟悉的恍惚。在中国，我们常以“小桥流水人家”形容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而这座架在谢尔河水面的古堡，却将西方的精致典雅与东方的婉约柔情，奇妙地融为一体。它依山而建，筑于谢尔河老磨坊的石墩之上，五拱石桥衔接两岸，文艺复兴长廊横跨河面。阳光洒在浅灰色石砌墙体上，晕出温润的米黄色光泽，河水缓缓流淌，将古堡的倒影揉碎在碧波里，清风拂过，倒影随波轻漾，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柔软静谧起来。

走在古堡的石板路上，脚下的石块已被无数人的脚步打磨得无比光滑，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道不尽的过往。当地人讲，舍农索城堡是“女人的城堡”，此言不虛。这座古堡的命运，始终与一个个传奇女子紧紧相连，她们的才情、坚韧与温婉，早已镌刻进古堡的一砖一瓦。

舍农索城堡的前身，曾被皇家军队焚毁。后来，城堡的主人皮尔·马奎斯为了偿债，将这处残破的城堡卖给当时法国国王的财务大臣汤姆·波黑尔。波黑尔决意对城堡进行拆除与重建，这一工程由他的妻子凯瑟琳·布里索内监督主持。凯瑟琳将原本中世纪风格的旧式堡垒改造为典雅的文艺复兴式建筑，为舍农索城堡奠定了如今的模样。此后，亨利二世的情人安娜·德·普瓦捷偏爱这里的水色之美，不仅在河畔打造了花园，还主持修建了横跨谢尔河的五拱石桥。亨利二世去世后，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入主古堡，在桥梁之上增建了长长的跨河画廊，并经常在这里举办宫廷舞会、宴请宾客，为古堡平添了许多繁华盛景。在法国大革命动荡岁月中，露易丝·杜邦夫人凭借智慧与坚守多方周旋，竭力守护这座古堡，使其免遭战火损毁。

我伫立在古堡的长廊之中，推开雕花木窗，谢尔河的清风吹拂而来，带着草木与河水的清冽气息。窗外是修剪整齐的法式花园，狄安娜花园与凯瑟琳花园隔河相望，玫瑰攀附藤蔓肆意生长，紫杉围成精巧的迷宫，四季花木次第绽放，将这片土地装点得生机盎然。窗内是古朴雅致的陈设，精美的织锦挂毯、历经岁月的油画、雕饰繁复的复古家具，每一件器物都带着岁月的痕迹。路过它们时，仿佛能听见百年前的欢声笑语，看见那些传奇女子身着华服，在长廊内漫步闲谈。她们的身影与这座古堡融为一体，让原本冰冷的石质建筑，拥有了人间温度与烟火气息。

我向来偏爱这种藏着故事的地方。在中国的乡村，老房子、老槐树、老井台，都藏着祖辈的故事，都藏着岁月的沉淀，舍农索城堡亦是如此。它没有凡尔赛宫的奢华张扬，也没有尚博尔城堡的气势恢宏，它就那样安安静静静静地躺在水上，历经数百年战乱与时代变迁，始终守着一汪碧水，守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柔。阳光穿过长廊的拱形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沿着长廊慢慢走，脚步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这里的旧梦。脚下的石板微凉，耳边是谢尔河潺潺的流水声，偶尔有鸟儿落在枝头，几声清脆的鸣叫打破了古堡的静谧，却又让这份静谧变得更加悠远。

卢瓦尔河谷的风，吹过百年的时光，掠过谢尔河的水波，轻轻拂过这座古堡的城墙与长廊。作为一名来自东方的旅人，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看着眼前的景色，心里却生出了莫名的共情。无论是东方的庭院，还是西方的古堡，但凡历经岁月洗礼，被人心细细呵护过，便都有了灵魂，有了让人动容的力量。舍农索城堡的美，不只是建筑的精致、风景的秀丽，更是藏在建筑里的人间烟火，是那些女子用温柔与坚韧，赋予它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夕阳西下时，我们离开了舍农索城堡。回头望去，古堡被落日的余晖包裹着，谢尔河的水面泛着粼粼金光，整个城堡像一颗温润的明珠，镶嵌在卢瓦尔河谷的怀抱里。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尘世的纷扰，只有岁月静好，只有故事绵长。

我会一直记得这座水上古堡，记得谢尔河的水波，记得那些藏在石缝里的女性传奇，记得在异国他乡遇见的这份跨越山海、直击人心的温柔。它就像卢瓦尔河谷的一滴泪，清澈、透亮，藏着数百年的时光，也藏着人世间的动人力量。

怀念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

季美君

春暖花开，本是万物勃发、令人欣喜的时节。可3月27日清晨醒来，手机弹出的第一条微信，竟是朋友发来的李昌钰先生离世的消息，我一时怔住，良久回不过神来。这些年每次相见，他总是笑容满面、充满活力，我一直满心期盼，愿这位可敬的长者福寿绵长。

说起李昌钰先生，在国内早已家喻户晓。而我与他结缘，源于多年前一段偶然的机缘。那时写累了法学论文的我，正想着要不要试着翻译小说，或是写点儿其他类型的文字。一个冬日午后，我在地铁上意外接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利虎编辑的电话。他问：“季老师，您有没有兴趣翻译李昌钰博士的小说？多位朋友推荐，都认为您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实在太过凑巧，向来相信缘分的我，当即一口应了下来。

当然，接手《完美谋杀》的翻译工作后，我才切实感受到远超预期的难度。这部小说以李昌钰先生亲身侦办的真实案例为蓝本，语言极具个人风格，不仅有大量俚语、缩略语，内容更横跨多个领域，既有特定场景的细腻描写、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还涉及其他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刚开始翻译时，我甚至一度萌生退意，但在查阅了李昌钰先生的简历，了解他在美国多年奋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后，我又暗下决心，无论如何

也要坚持下去。

李昌钰先生喜欢大家称呼他为“Dr.Lee”(李昌钰博士)，也将小说主人公取名为“Dr.Henry Liu”(刘亨利博士)。他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科学神探”，一生斩获八百多个荣誉奖项，参与侦破八千多起国际重大刑事案件。江苏如皋的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内，就陈列着他获得的各类奖章、证书等物品。

幸运的是，那段时间时常在各类研讨会上遇到李昌钰先生，我便抓住这些难得的机会，当面向他请教书中一些表达背后的故事与深层含义，力求译文既准确又传神。由于书中提及各种树木，有一次，在请教完其他问题后，我问道：“您笔下的‘pin oak’，中文应该叫什么？”他笑着说：“随手写的，你酌情翻译就好。”说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正是有了李昌钰先生一次次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解答，《完美谋杀》的翻译工作才得以圆满完成并顺利出版，而且颇受读者青睐。

《完美谋杀》是《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系列之一，整套丛书共7册，于2012年1月正式出版，市场反响颇佳。数年后，出版社又联系各位译者对丛书进行全面修订，并于2018年推出精装版。而《完美谋杀》，也成了我赠送朋友时的首选伴手礼。

因译书结缘后，我与李昌钰先生便有了不少交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11月初，他在家乡如皋举办了一场国际司法鉴识教育研讨会。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他邀请到世界各国的顶尖鉴识专家参会，我也有幸受邀参加。研讨会上，李昌钰先生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奋斗历程以及亲身办理的各类大案要案，内容丰富精彩，语言生动风趣。而让我惊讶的是，他提到自己在世界各地出差时，始终念念不忘利用各种机会，帮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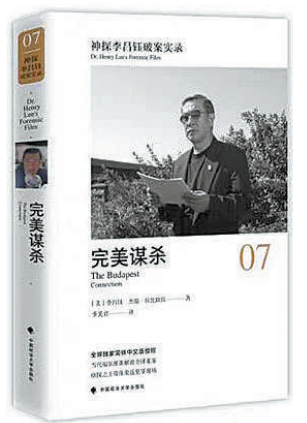
位历经艰辛的父亲，最终找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他那句“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更让我由衷敬佩。那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主办方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当地的盆景市场，由于随行导演不会讲英语，我便主动为外国嘉宾担任翻译。晚宴上，所有参会人员共同为李昌钰先生庆祝八十大寿，场面热闹而温馨。

这样一位享誉全球、充满爱心的神探，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完美谋杀》由李昌钰与杰瑞·拉比欧拉合著、季美君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全球互助法医小组”为背景，聚焦多起看似“完美”却暗藏破绽的谋杀案。

本书不仅详细记录了以刘亨利博士为核心的法医小组侦破案件的全过程，展现了法医小组冲破重重阻碍，破解一个又一个谜团的过程，还穿插了刘亨利博士的工作日常与生活细节，比如他随身携带放大镜、偏爱平底鞋和带金色纽扣的夹克等，让读者在了解破案过程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位“当代福尔摩斯”的专业与鲜活。本书展现了法庭科学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医团队的协作精神，传递了李昌钰博士“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理念。



《完美谋杀》

文苑笔谈

茗香致远

赵柒斤

茶，是镌刻着中华千年文脉的饮品，我国可考的大规模饮茶习俗，盛行于唐代。唐人封演撰写的《封氏闻见记》第六卷“饮茶”，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饮茶之风形成过程的文献。彼时南人好饮茶，北人则喝茶不多。北方饮茶始于唐开元中期，因泰山灵岩寺禅教兴起，僧人坐禅需提神醒脑而饮茶，带动民间仿效，风气自邹、齐、沧、棣(今山东、河北一带)渐至洛阳、长安(今西安)。此外，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已提及茶的早期功能，其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为“荼”的古字。茶叶最初以药用、解毒功能被先民认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它还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如今提及饮茶，人们常会提到“茶圣”陆羽，他的著作《茶经》算得上是历史上已知的第一部综合性茶书。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幼年被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长大后，他遍历茶区考察，撰写《茶经》三卷，系统论述茶的性状、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陆羽提出的“煎茶、炙茶之法”与“造茶具二十四事”，被世人争相模仿、珍藏。西晋杜育《荈赋》完整介绍茶文化，中唐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系统阐释了“茶道”概念。但茶真正成为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

是在宋代。南宋吴自牧《梦粱录·鬻铺》载：“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原书为八事，元代去“酒”成七事)。由此，饮茶活动不再由文人雅士专属，而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生活。茶融入平民生活后，“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与市井日用相融，唐宋大量的咏茶诗词，正是茶深入文人与百姓生活的生动见证。

唐代诗人白居易是茶的知音，他深谙佳茗以新为贵的道理，曾作诗咏道：“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茶的见解堪称一绝，他一生屡遭贬谪，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也因此得以品鉴各地名茶，其近百首咏茶诗词将茶艺、茶趣、茶道蕴于笔端，意境幽远、引人入胜，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更是被后世反复传诵。苏轼与司马光之间的“茶墨之辩”，更被誉为品茶论道史上的“华山论剑”。南宋诗人陆游的咏茶诗词多达300余首，是古代创作茶题材文艺作品数量最多的文人之一。

茶不仅入诗词，也入画。历代名家茶画中，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以青山绿水、林间茅舍及雅致茶器入画，蕴含雅士隐逸的清幽意境；吴昌硕的《煮茗图轴》则以老干梅花、炭炉泥壶入画，传递出韵高志静、茶馨致远的格调。《红楼梦》提到茶事的文字高达260余处，茶事描写贯穿全书。茶既是文人墨

客相互切磋、寄情抒怀的载体，也成为民间盛行的“斗茶”“点茶”活动的核心。

客至敬茶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弘君举《食檄》：“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但直至宋代，随着饮茶平民化普及，“以茶待客”的礼俗才真正兴盛起来。南宋诗人杜耒《寒夜》中“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千古名句，以及宋人笔记《南窗记谈》中“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的记载，均印证了当时茶礼之盛。敬茶之俗，成为人际交往中增进情谊的重要方式。在家族之中，茶同样是践行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和睦相亲传统美德的载体。晚辈向长辈敬茶，是敬尊长、明伦序的核心礼仪之一。这一习俗绵延传承至今，茶叶也早已成为陌生人之间缔结情谊、家族内部敦亲睦族的文化象征。

形成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并延续至民国的“茶马古道”，无疑是承载千年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传奇走廊。茶马古道以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构成地跨甘肃、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并外延至南亚、西亚、中亚与东南亚各国的庞大交通贸易网络。而茶叶，更是曾深刻改变世界贸易格局、风靡全球的中国标志性物产。自唐代起，茶叶渐成

对外出口的“拳头产品”，宋代茶叶税收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黄庭坚写下的“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正是茶马互市的真实写照。唐宋时期，朝廷设市舶司(唐代为市舶使，宋代完善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中亚、西亚及日本等地。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步入鼎盛阶段，17世纪荷兰商人将中国茶叶带入欧洲，18世纪更引发欧洲全民“饮茶热潮”，中国茶叶畅销欧

美市场，与瓷器、丝绸并称为古代中国三大出口王牌商品。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一道改变茶史的诏令，“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即罢造龙团凤饼，推行散茶，从而让饮茶方式大为简化，为明清茶馆的全面兴盛扫清了障碍，让茶深入走进寻常百姓家。千年流转，茶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情怀，从茶马古道的驼铃声声中走来，从文人雅士的诗画中走来，至今仍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生活底色与文化符号。



春满茶山

翁桂涛摄